

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

——征文（第二季）——

芒种至,江淮大地的绿意正在褪去青涩的外衣。

《淮南子》载:“阳气在上,阴气在下,阴阳相薄,谓之交”。芒种时节,江淮平原的气韵精致地体现到了空中,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情趣且乐于细心观察的人,明显可以感觉得到空中流动着独特的节奏。麦熟一晌,豆种争时,在这个节气的掌纹里,似乎隐藏着一种农事的密语。当第一缕晨光掠过巍巍八公山间苍翠葱茏的松林,晨霭中便飘散着新麦的清香。虽然时下农田里早已是现代化收割机一统天下的情景,但这时节的山脚下, 将一辈子情缘都凝结于农事,坚强地固守着一畦一垄的村庄里的老农人,腰间的镰刀已磨得雪亮,他们喜欢在麦田中以手中挥舞银亮的镰这种最朴素的仪式感迎接此一节令,于是在淮夷故地, 芒种的密码被重新解读,赋予古老节令隆重而神圣的意思表达,麦芒如金针挑开夏的帷幕,农人与土地的对话在田畴间徐徐展开。

在芒种时分,聆听淮夷麦田泛起金

色的涛声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快乐抑或惬意。淮河冲积平原上,让人放眼望不到边际的 300 余万亩麦田正以波浪形式尽情呈现着大地的呼吸。麦芒在晨光中闪烁着银色的锋芒,仿佛能划破初夏的清凉。这是淮南独特的丰收景色——麦浪翻滚处,似彰显《楚辞》韵律在麦穗间流淌。那些早熟的麦田,金色麦芒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这里的农人明白,芒种的时光比金子还珍贵。收割机的轰鸣声在田野间回荡,而穿着汗衫的长者仍坚持用镰刀收割麦子,从他们的角度看,只有这样收割的麦子才保留了土地原始本真的气息。

石榴花在芒种的风中嫣然红润。老城老街的青石板路两旁,石榴树已然挂满红灯笼。这些石榴树兴许是明清遗韵,树皮粗糙而褶皱,却依旧枝繁叶茂。榴花的红, 在灿灿的阳光下闪着光,热烈深沉。清晨的露水在榴花上凝结成晶莹的珍珠,花瓣带着水珠的重量轻轻颤动。石榴花绽放,是淮南夏初独有的浪漫。无论是在上窑山还是八公山上,它

芒种夏章

程晋仑

们静静地开放,无须招摇,却能瞬间点亮整个季节。

淮河在芒种时分也徐徐展开了它长长大大的臂弯。阳光洒在水面上,金光点点,波光粼粼。淮河的波澜承载着这片土地沧桑历史的厚重, 它的柔柔声中依然回荡着楚歌的韵律。渔舟唱晚湖边渔人撒网的姿势宛如舞蹈, 水花轻溅,鱼儿跃起。湖畔的芦苇随风摇曳,沙沙声响。水鸟在芦苇丛中穿梭,偶尔发出清脆鸣叫。此时淮河上的水汽氤氲升腾起缥缈薄淡的雾, 与田间查查的麦香交织混融,构成淮南独有的夏日气息。

如果有闲,可深入到大山里的民宿小住,在静心安逸中体会山水田园的乐趣。八公山在芒种的朝霞里披上翠绿霓裳。山间雾气缭绕,似有仙气升腾。山林间,松涛阵阵,鸟鸣声声。阳光透过树梢,洒下一片斑驳陆离,光影交错,如同大自然的画笔在山间作画。泉流在岩间欢腾跳跃,清脆叮咚。溪水潺潺,载着山林气息,流向远方。绿意盎然、山峦起伏

的八公山, 真真是淮南人夏日纳凉胜地。

芒种的农田,农事如诗。淮河两岸的人们历来有勤劳的好传统。清晨,农人就开始劳作于田间。他们将成熟的庄稼收割归仓,将豆种播入土地。这是淮南人与土地达成的某种心灵默契,也是他们在节气律动中找到的节奏。日头渐高,田间温度上升。农人擦去额头汗水,仍劳作不歇,田间移动的身影俨然是一幅生动的稼穡图。而这幅图景,没有华丽辞藻,却有着最质朴的力量。

芒种里的淮南,是自然与人文的交响。麦浪、榴花、淮河、山峦,这些自然元素在芒种时节交织勾勒出一幅绚丽的画面。而农人的劳作,则为这画面增添了生命的韵律。这里的风物,带着历史的温度,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芒种,于淮南而言,是对自然的敬畏,是对土地的热爱,也是对未来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进取。它提醒着人们,岁月如歌,在气流转中,感受大地馈赠,领悟生命真谛,寄予生活期冀。



湖畔丰景 王晓虹 摄

□散 文

芒种麦飘香

刘文勇

仲夏节令芒种,这时节的光最好最美。气候不燥热,亦不寒凉,大自然绿荫浓郁,夏花鲜亮。万顷田野,麦子褪去绿色春装,鼓胀的麦穗涌起金波银浪。

芒种,忙收忙种。唐人元稹有诗:“节序届芒种,何人得幽闲。”时令进入芒种,淮河人家忙起来。谚语说:“收麦有五忙,割、拉、碾、晒、藏。”在所有农作物收割中,收麦最忙、最苦、最累。收麦时间紧迫,“麦熟一晌,抢口夺粮”“收麦如救火”,麦子一熟,家中男女老少,都要到麦田抢收,繁忙时节,家家无闲人。没有芒种干般忙,哪来收获粮满仓?

东方略现微曦,亮色不明显,布谷鸟催促农人收割麦子的歌声就已响起。布谷鸟反复吟唱:“麦黄早割,麦黄早割”。男人们动作迅速,在鸟的歌唱声中,冒着微凉清寒来到麦田,拔出镰刀,弯腰挥镰。把银月般的镰刀,插进大地成熟而丰腴的肌肤里,“嚓嚓嚓”悦耳的收割麦子的音乐声,割开了土地的血管。用镰刀收麦,是累活,要稳住劲。地头长,不能急,一镰接一镰地割,身后放倒一溜一溜的麦把子。朝阳在东方天际上一节一节地升,收割的男人们不看太阳升高,一心扑在收麦上。直到妻子或儿女们送来早饭,才放下镰刀。男人们吃饭功夫,送饭的女人或孩子不声不响,拿起镰刀抢割麦子。女人心细,割麦子比男人稳,频率也快,不拖泥带水。男人吃罢饭,擦把嘴,吸支烟,然后捡起镰刀,与心爱的女人与孩子一起割起麦来。

现在淮河人家收割麦子,有收割机,有脱粒机,再有联合收割机,麦收变得简单快捷。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一大块麦子很快收割完,鼓鼓的麦粒倒进车斗,拉到麦场上及时晾晒,然后收进粮仓。

芒种,麦香入神。麦子是圣洁的,淮河儿女尽得麦子精髓。麦子是淮河大地珍品食粮。淮河儿女吮吸麦子的乳汁,麦子的营养

□散 文

午收随想

代宜喜

好的白开水,用粗布巾一包,放在篾筐里,左右胳膊一拷——那模样,仿佛带着与时间赛跑的“粮草”,准备在麦田里展开一场艰苦的“战役”。

那时收麦全靠人力,一镰刀一镰刀地割。烈日高悬,麦田里热浪滚滚,麦穗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焦急地催促着人们加快速度。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浸湿了衣衫,可大家顾不上擦拭,只是低着头,弯着腰,机械地重复着割麦的动作。每一刀下去,都凝聚着生活的艰辛与希望。我是家中兄弟姊妹六个中的老疙瘩,午收时我也夹杂在里面, 没割十来米就累得慌,不是嫌热怕晒,就是想着法子找个理由去解个手……好不容易割完麦子,又要将麦捆抱上笨重的架车,拉到事先用麦稃平整好的打麦晒粮场。在那里,牛或马被套上石碾,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沉重的石碾碾压过麦穗,麦粒才一颗颗脱落下来。整个午季,大家就像陀螺般连轴转,等抢收抢种结束,每个人都黑了几个色度,瘦得脱了形。然而,当望着堆成小山的粮食,疲惫

的脸上还是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那是对辛勤劳作的最好回报。

记忆里,交公粮也是午收后的一件大事。父亲和哥哥们总会提前将晒好的麦子仔细装袋,用架车拉着,一路颠簸着前往公社时期的粮站。粮站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眼巴巴地盼着自家的粮食能顺利验收、过秤、入库。那时候,交公粮不仅是一项任务,更像是一种责任,承载着大家对国家的一份深厚心意。每一袋粮食,都饱含着农民们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

不知从何时起,拖拉机的轰鸣声打破了传统午收的节奏。人们不用再弯腰割麦,只需将收割成一排排的麦穗及秸秆叉到手扶拖拉机上,运往打谷场。拖拉机带着水泥碾进行脱粒,效率比之前提高了不少,人们也稍稍省了些力气。更令人欣喜的是,交公粮的政策于2006年正式取消,粮食丰收的成果更多地留在了百姓自家的粮仓里。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更多的憧憬。

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型联合

□随 笔

素高 旭

如果用个字来概括一生,我想用“素”。

汉语很美,很有意蕴,往往一个字、一个词就能将世间最深的至理说到位。

孔子曾云:“绘事后素。”老先生一辈子经历极丰富,读他的《论语》,能看“透”中国人几千年来活法。我对老先生的欣赏,在读了数十遍《论语》后,最敬佩的就是一个“素”字。

古今学问虽多,但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活法”的问题。道家想“自然”地活着,儒家想“求善”地活着,佛家想“慈悲”地活着……诸如此类,所走的路径尽管不同,可究其根柢,还在于人应该“如何活”的问题。

其实,采取什么样的“活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好按照自己想要的“活法”去“活”。这就是“素”字的真谛。

“素”是什么?

首先,是想清楚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 大都是糊涂的——不是说不聪明,而是说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因此,即使是一个聪明的人,也可能总是在干一些并不聪明的事。这些事不是以获利多少为标准。世上很多事,你干了,成功了,获利了,可是心里会很“空”。年轻时的“空”,值得同情;年轻以后的“空”,只能可悲。

“想清楚了”,话虽简单,可扪心自问,我们真的能明白吗?尤其是在自己人生的一些特殊节点上。

实在说,想不清楚,做得必然糊涂,到头来,不提“欺人”的话,也只能是“自欺”。这样糊涂地过一生,迷茫而混乱,哪里有“素”可言呢!

其次,是知所取舍了。

“素”是什么?就是“不素”的反面;那么,“不素”是什么?就是色彩过“杂”。过“杂”,就是“多”而易滥。

人在热衷色彩丰富的时候,大都是年轻之际。这是一个喜好“尝试”一切的人生阶段,无可厚非。但是,人生终是会有所选择的。一切的“杂”与“多”,也终会走向“少”和“一”。最好的哲学,无不是最推崇简约的哲学——中国的道家,古希腊的斯多葛派,皆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经“杂”而返“少”,由“多”而归“一”的过程。如弘一法师所说:“一切绚烂,必将归于平淡。”

□随 笔

寂静处自有青山

张昌涛

新房装修好后,因孩子在淮南二中读书需要陪读, 我们一家迟迟未搬进去。担心空置的屋子积了甲醛,妻子买回几盆绿萝,让它们替我们守着新家。

那几盆绿萝是从网上订的,跨越半个中国来到我们这座城。拆开快递箱时,枝叶东倒西歪,断茎支棱着白茬,活像遭了劫的流浪行者。妻子蹲在地上,指尖拨弄着发蔫的叶片叹气:“这还能缓过来吗?”商家却打包票:“剪掉烂根,浇透水,能缓过来!”我半信半疑地照做,将残损的枝条修剪干净,简单整理根部,保留原盆小心栽种。

于是, 这些绿萝被安置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如同暂栖驿站的归鸿,守着满屋未散的气味。烈日当空时,我拉上窗帘,绿萝便生活在昏暗中,没有人知道它们有多寂寞。

陪读的日子像拧紧的发条。学校对面的出租屋里, 孩子的学习资料堆满书桌,每一页都浸着油墨的紧迫,我们的行李箱蜷缩在衣柜旁, 像极了被时间揉皱的生活。新房成了周末偶尔踏足的“驿站”,唯有那些绿萝替我们见证着四季流转。

每个周末,我开车穿越半个城市去浇水。推开门时,常能撞见它们悄然生长的痕迹: 断茎处钻出米粒大的新芽,蜷缩的叶片在晨光中舒展,藤蔓轻垂在电视柜边缘。最瘦弱的那盆始终耷拉着两三片黄叶,妻子劝我扔掉,我却固执地把它挪到散光充足的窗边,像哄着闹脾气的孩子般小心呵护。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孩子月考成绩波动,妻子熬夜通过学习类 APP 筛选习题,我因工作需要加班到凌晨。新房的钥匙在口袋里捂了半个月, 竟抽不出半日空闲。某个晚上,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那些绿萝怕是撑不住了!”第二天早晨,我急不可耐冲进新房。房间里温度低,绿萝早已蔫成一片;有的叶片蜷成焦黄的筒,藤条软塌塌垂着,稍一触碰便扑簌簌掉落。我手忙脚乱接水浇灌,妻子在视频里摇头:“实在不行就算了,别折腾……”

七天后,当我再次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人眼眶发酸——那盆曾被判定难存活的瘦弱绿萝, 竟从枯茎底部钻出指甲盖大的新叶,嫩得能掐出水来;原先耷拉的藤蔓渐渐挺直, 沿着花盆边缘微微上扬。其他几盆也透着生机: 有的气根轻触地面,有的藤蔓自然垂落在家具旁。电视柜旁那盆叶片愈发

逐渐开始放弃曾经热爱的丰富多彩,走向简单朴质的纯一色彩,这是人生内在精神特质得以突显的根本契机。有“得”有“失”,是我们理解人生的“正面”;而有“失”有“得”,则是我们洞明人生的“反面”。正是在这种无可逃避的“取舍”变化中, 我们有可能真正彻悟“素”的要义与美好。

再次,是喜欢安静了。

“素”是简单,更是安静。如同我们望向澄澈透亮的蓝色天宇,内心绝不会是喧闹的,而只会是静谧的。

这种时候, 人根本无法热闹起来,也极不适宜于群体。在全然无杂的纯色之“蓝”中, 我们内心会生起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感,会对一切自显其浩大非凡的东西产生由衷的怜悯之意……

只有安静,才配得上“素”。因为在“安静”中, 我们才能走向“素”,才能跳出浮华喧嚣的世俗人生,反观微渺而充满自尊的“自我”,看到人生的另一面——充满生命清醒之感、冷冽之美的一面。

最后,是会独自欢喜了。

“想清楚了”“知取舍了”“喜欢安静了”,这让我们终于能够“独自欢喜了”。“素”之一字,“深”就深在此处,“美”便美在这里。

人是群居的动物,但实际上,无人不孤独。当人拥有灵性,拥有自我的精神世界之际, 就是其本质变为孤独之时。没有任何的动物会感到“孤独”,因为“孤独”是精神性的,只有人类才能深刻体验。

“独自欢喜”,是“素”的核心意蕴所在。“素”不是单调,不是乏味,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自我理性反思与认知后的内在充实和愉悦。这时的“自我”,或许是“孤独”的,但绝非空虚浅薄,更非心无所着的自怜悲伤。

唐人诗云:“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何谓?就是“素”!孔子所言“绘事后素”, 其实也正是老先生经历人生起伏跌宕后的“冰心”所在。可谓是一字胜过万言,既切中人生的要害,也搔到生命的“痒处”。

静观以“素”,安守于“素”,能以“素”来安放自己一生的人,真是幸福啊……

周末,站在江淮大地偏安一隅的老家田埂上, 五月的热风挟裹着馥郁的麦香,轻柔地扑面而来。我手持遥控器,操控着新式无人机,从多个角度拍摄着眼前那如金色海洋般翻涌的麦浪。不远处,大型联合收割机宛如灵动的游龙,在麦田中穿梭轰鸣,不时在地头边,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出。村民们骑着轻便的小型电动三轮车,欢快地穿梭在田间地头,载着收获的喜悦来回奔忙。水泥路上,晾晒着的麦粒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宛如一地碎金,熠熠生辉。

眼前这繁忙却又井然有序的午收景象,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过往,如同电影胶片般在脑海中徐徐展开,每一帧都饱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小时候的午收,是一幅镌刻在时光深处的艰辛画卷。天还未破晓,村子里便响起了“嗡嗡”的磨镰刀声。父母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仔细地磨着镰刀,锋利的刀刃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仿佛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辛劳。待东方泛起鱼肚白,村民们脖子上围着毛巾,头上戴着草帽,身上背着水壶,手里紧紧握着镰刀,浩浩荡荡地往麦田进发。若是地块较远,大家便会提前备好馍馍、熟咸鸡蛋和早早凉

昨夜孩子复习到凌晨, 台灯的光圈里,他突然抬头问:“考完试,新房里那些绿萝会爬满我的窗户吗?”我望向黑暗中沉默生长的绿影, 听见自己的声音和叶片一样轻:“会的。它们会在你回家的路上,长成一片青山。”